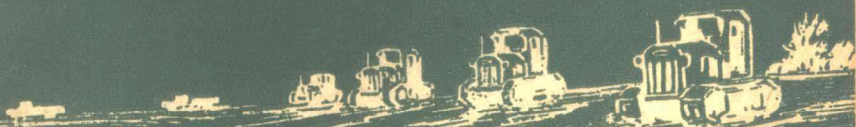


大地在召唤

[苏联]加森切夫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大 地 在 召 唤

〔苏联〕加森切夫著

李

珏译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59年·北京

本書提要

這是一本介紹農業科學技術的特寫。作者用抒情的筆調，通俗的語言，介紹蘇聯農業科學和農業機械化的成就，敘述蘇聯青年響應祖國號召開墾处女地的勞動熱情和功績，展望將來蘇聯人民生活的良好遠景。對於我國一般青年，具有一定的啟發和鼓舞作用。

總號：1202

大地在召喚

ЗЕМЛЯ ЗОВЕТ.

著者：А. Казанцев

原出版者：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57

譯者：李

瑤

出版者：科學普及出版社

(北京市西便門外柳家胡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91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

印刷者：北京市通州區印刷廠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3 1/2

1959年2月第1版 字數：70,000

195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4,250

統一書號：10051·15

定價：(9)3角6分

目 次

一、劳动的热情.....	(1)
二、庄稼地里的工人.....	(8)
三、新的力量.....	(21)
四、丰硕的科学果实.....	(33)
五、金色的海洋.....	(46)
六、革 新.....	(57)
七、田野上空的银翼.....	(69)
八、創造、發明、試驗！.....	(79)
九、起決定作用的力量.....	(87)
十、时光飞跃前进.....	(99)
十一、結束語.....	(111)



一、劳动的热情

我在庄稼地里遇见了亚欽婆耶夫，他的康拜因机就停在这片象用理发推子推过的土地上。

离这儿不远的山丘后面，有一片綠波蕩漾的树林，这片树林是多么的吸引人啊：它的阴影婆娑；枯枝在脚下喀嚓喀嚓地响；一簇簇狡黠的蘑菇象在和你捉迷藏；少年白头的白桦变得金色灿烂；毛茸茸的枞树青翠可爱，孩子们真可以围着它们每一株跳圆圈舞^①！……

青年康拜因手說：

“多么辽阔的地方啊！这里才是人住的地方啊。人们离开田野，到拥挤的城市里去，那只是暂时的，保险要回来。”

^① 除夕晚上，家家装饰枞树一株，围树跳舞，迎接新年。——译者

“怎么回来？为什么？”

“因为接近自然，也就是說，接近这露天的車間，人就有了力量，而且变得更美好……当然他也可以到工厂的車間里去工作，不过他全飞回这里来的。”

“飞回来嗎？”

“可不是！干完一天工作，就坐直升飞机什么的飞回来……喏，就可以住在那片小树林里別墅式的小房子里。我呢，就是这么靠近我的車間……”

这位优秀的康拜因手对城市的态度可以由他去負責。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贊成他的意見，因为我們不能否認城市里已經建立了宏伟的文明基础，也不能忘記城市一向是人类进步的策源地。然而我們也不能不贊許这位庄稼地里的战士对自然的爱好。原来他在城里也住过，在工厂里当过电气技工，在車間里当过職工。不久以前，我在拉脫維亞曾經看到他写的一本小册子。这位因使用馬鈴薯方形窩种机而聞名的、亚欽斐耶夫，通过这本小册子传授了他的經驗。

亚欽斐耶夫还是个机械士，是个修理、装配工人。

“可不是！我們庄稼地里的战士應該跟軍隊里的战士一样，無論哪一样活都拿得起来，”康拜因手笑了笑說。“这样，共产主义才会来得更快。”

“来得更快？”

“不錯。共产主义时代的人的生活一定是多方面的。而更主要的是接近田野……你看，庄稼地里——多美！”他向辽阔的田野做了一个手势。

接着他就登上他那輛自动康拜因机，含笑地和我告別。我知道他收割完了拉明斯克区自己集体农庄的庄稼，今晚就得駛过首都的花园循环路，轉移到莫斯科的那一边去，馬上

开始收割莫斯科近郊另一区的庄稼。

亚欽斐耶夫，这位庄稼地里的战士，說得不錯。他在庄稼地里的劳动是吸引人的。他既可以是司机，又可以是机器的指揮人，又可以是工厂技工，甚至还可以是作家……

“哦，不成！我算什么作家！”亚欽斐耶夫已經坐上康拜因机，嚷了这么一句。“是得有人来写写我們的劳动，号召人們到田野里来，到我們这辽闊广大的土地上来……我們周围的土地是这么辽闊，我們可干的事又是这么多……非得有移山填海的干劲不可！”

对，虽然是在田野里工作，但是为了使全国丰衣足食，为了掌握机器，就得拿出移山填海的干劲！他們不但要播种、收割，还要創造、发明！他們看到自己的劳动果实，就象彫刻家和科学家一样，双手捧着它，爱不释手地檢視着那些金黃的穗子！于是嘹亮的歌声响彻了整个田野，整个森林，整个大地！当时我曾許下一个心愿：要象那位庄稼地里的战士所盼望的那样，把我所知道的、已經写过的和我今后还要看到的一切有关他的劳动热情和劳动設備，一切使这种劳动变得这么吸引人、号召新的人到新的土地上去以新的方法从事工作的新事物，单独写成一本小册子，告诉大家。

立 功
风好象从四面八方刮来，攪旋着强劲、刺骨的气流；风扑打得人睜不开眼睛；风把冷彻骨髓的雪花卷进人們的领子里，袖子里，毡靴里，要往前走就得哈着腰。在这么寒冷的天气里，呼吸都得用手套捂住鼻子。

西伯利亚的暴风雪就象海洋上的风暴，横扫过广漠的草原。

大雪掩沒了軌道，草原和月台連成了一片；漫天飞舞的

雪慢隐蔽了虽有似无的車站建築物，使一盞盞電燈都變成模糊的光量。在一片昏暗中，仿佛有機車在互相呼應，轉轍員在吹哨子，又好象有一陣陣歡樂的笑聲。

快車車廂里是那麼溫暖、明亮、舒適，可是一門之隔的車外就是風雪怒嘯的世界，誰都想躲開它，避開它。然而囂雜的人聲，熱情的歡笑使人禁不住要往外探望。

透過漫天飛舞的雪網，勉強看得出機器的輪廓。月台上，沿着車廂，游動着一星昏暗的燈光。小鉄鏈斷斷續續地敲擊着列車的輪子。穿得臃腫腫的鐵路員工和我們的列車員走了來。我打聽到了我要尋找的共青團員們的消息。原來他們就在此地，那麼，我就不必再往前去了。

這一夜，我在大雪復蓋的小車站上，鼓足干劲，不甘落在青年人的後面，幫他們卸下拖拉機和康拜因機，播種機和多鐮犁。我們的隊長，莫斯科汽車廠的一個裝配工，贊許地拍拍我的肩膀。他要到草原上的機器拖拉機站去工作。旁邊一位波爾塔夫什的女郎哈哈大笑着，那笑聲着實有傳染性。鄰隊一個穿短皮袄的苗條女郎——莫斯科小型汽車廠一個車間的共青團組長，跑到我們這隊來玩。她說，她還以為她是到了北極，到了那遙遠的越冬地啊……她在到達這裡的第一天，就遇上了北極的暴風雪。

從蘇維埃政權建立的第一天起，我們的青年人就奠定了一個優良的傳統——把一切最好的東西：力量、智慧和生活中的歡樂貢獻給社會。為了社會，青年人在勞動中、在戰爭中建立功勛。國內戰爭時期的英雄們，青年城（阿穆爾江畔的共青城）的建設者們，克拉斯諾頓的英雄們，北極的征服者們和新星地的先鋒們——他們的胸前都佩過或還佩着共青團員的徽章。

丰功伟績在等待着这些活泼快乐、身强力壯的孩子們。他們高兴他們能够遇上暴风雪；他們高兴他們能够冒着寒冷的天气，冒着暴风雪，象在战时开赴前綫的部队一样，从列車上卸下机器。卸完了一列火車，后面又开来了一列。这是孩子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机器，甚至不知道它們是做什么用的。来自工厂的城市青年們，习惯于工厂里劳动。可是几个月后，这些共青团員就要在阳光普照的日子里，开着他們在暴风雪中卸下的机器，駛到苏醒过来的田地里去。不！还不是田地，而是古老的草原。要等强大无比的拖拉机在它上面駛过，犁头翻起第一层土壤，播种机的圆盘急速地在松土上轉过，把金色的雨点——种子——洒到那渴望生命的土壤里去，草原才变成田地。

辽闊、荒蕪的草原改变了面貌，它带来了空前未有的丰收，給这些照顾它的勤劳有功的青年們带来丰厚的报酬。

一記錫子，一首詩，歌唱我們青春的土地，——

穿短皮袄的女郎这么說。这位女郎的脸貌象郎丽亚·葛洛摩娃^①，富有幻想的眼睛又象卓姪。她是首都五万名青年使者中的一个。

的确是到了新大陆……祝他們，“青春土地”上的先鋒們，青春不老，長命百歲！

羽茅草 从前，一批批戴着鐐铐的囚犯叮叮噹噹地走过这片遍生羽茅草的草原。許多流刑犯为了将来翻身过幸福生活，不惜献出生活中最好的一切。

随地上海洋般辽闊广大的地方啊！这是在“新大陆”上呀！旅行上好几天也遇不到一个村庄。从前，在这一带草原上馳騁的是一帮古老的蒙古人。銀白色的羽茅草曾經鞭打

① 著名的“青年近卫軍”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譯者

过毛蓬蓬的馬肚皮。草原上的空气不是海洋上或森林里的空气所能比拟的。它既象海洋上的空气那么清新，又象春天森林里那样充滿使人神清气爽的芳香，可是人在那里面聞不到潮湿和腐烂的气味。只有浪迹天涯海角的海員和草原上的居民才会了解整个世界是多么的辽阔广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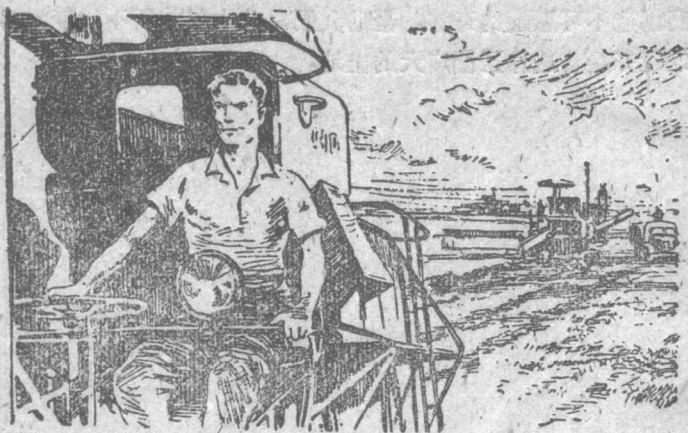
哈薩克斯坦是个辽阔广大的草原地区。自古以来这里就有三千多万公頃的处女地，最近三年来，热情充沛的青年人开垦了将近二千公頃。这片土地，只要投下劳动，就能长出丰硕的庄稼。

这片土地一向是被認為不宜于耕种的。在我們这个世紀初叶，列宁在他的著作里就曾說过，这片土地是不宜于耕种的，“……其原因与其說是由于各个边区里土地底天然特性，不如說是由于俄罗斯內地經濟的那种社会特性，正是此种特性使技术陷于停滞状态，使居民陷于无权、受压迫、愚昧无知和束手无策的境地”^①。必須打垮小农經濟的古老基础，把农业劳动从中世紀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必須在农村里掀起大革命和社会改革，才能象列宁所預言的那样，在农村中形成“生产力的巨大高涨，技术和文化水平的大大提高”。列宁曾經这样說过：“农业技术方面的每一进步和居民真正自由发展中的每一进步，不仅造成把額外的劳动和資本投到旧有土地上去的可能，而且造成利用旧有土地旁那‘无限数量’新的土地的可能。”

现在，从昔日枷鎖里解放出来的人們——三十多万热情充沛的人們，来到了列宁所說的新的土地。他們都有新的劳动观点，認為劳动是光荣、豪迈和英勇的事业。热情充沛的人

^① 列宁著“社会民主党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綱領”，莫斯科外国文書館出版局1950年中文版，第45頁。——譯者

們所掌握的新式技術設備百倍增加了人們的力量；它幫助人們創造不可思議的奇蹟，幫助人們以幾十年前所不敢夢想的速度開墾着這片遼闊廣大的土地。



二、庄稼地里的工人

处女地的开垦者 火车开出了西伯利亚。一秒秒，一分分，一个个钟头，第二天就这样在轟隆隆的车輪底下消逝。一位无事忙的乘客正在談着处女地。隔壁車廂里有一位从远东来的軍官，朝这里望了一眼，就站住了，半信半疑地听着。下层臥鋪上那个帶娃娃的女人唉声叹气地直搖頭。一个胖子乘客也不上餐車去了。

这位无事忙的乘客繼續說下去：处女地上尽是泥房子，到处是烂泥，工資又低……新房子的护板尽是裂縫，人簡直会冻得和床鋪連在一起……哈薩克人連門都不讓外地人进。領到工資也花不掉，因为人家就不卖东西給你……大家都逃出国营农場。

上层臥鋪的青年人忍不住跳了下来。这位就是从处女地

出来休假的拖拉机手克惹謝夫。

“是你亲眼看見的嗎？”

“沒有……”

原来講故事的人是搬來別人的話。

“大家都逃出处女地，真的逃了出来，”他証實道。

“誰逃？”克惹謝夫气忿忿地嚷道。“沒出息的才逃！那个地方不需要这种傢伙！不走人家也要攆他走！至于工資，你瞧，我一年作了950个劳动日。一个劳动日是8卢布，还有不低于这个数目的实物报酬。你干嗎要胡說八道？騙人，还是唬人？法利賽人！”

克惹謝夫要到諾金斯克去，他的未婚妻在那儿等着他。然后他和他的新婚妻子順便到他的母校諾金斯克第20机械化学学校去探望校长帕維爾·帕夫洛維奇·庫茲米奇夫。學生們不管离开学校到多远的地方去，也还是把这位校长看作自己的导师……

好孩子 在諾金斯克，我見到了帕維爾·帕夫洛維奇·庫茲米奇夫。他和我談到了他的許多學生，拿出他們的信來給我看。这里是一封伊夫吉尼·雷何夫和丽吉婭·雷何娃的來信：他俩是在上处女地去之前，由校长給他們“祝福”結的婚。

雷何夫夫婦乘汽車走了二百多公里路才到加拉丘宾机器拖拉机站。

新婚夫婦在信上寫道：“我們所到的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首先，这是一个无边无际的草原，一半是沙漠、一半是粘土，光秃秃的几乎是寸草不生的地方。如果能在這裡看見一棵樹，哪怕是小小的一棵——也算是件大事。就連有刺的草也少得很。可是現在還是春天啊；要是到了夏天，經過當地

毒辣的太阳一晒，还能有什么呢？这里骆驼可多得很。当地的哈萨克人主要从事畜牧——养羊、养马。播种谷物以及田间一般和耕种有关的工作从来没搞过。就說馬鈴薯吧，他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是我們要沒有馬鈴薯，那是多么不习惯啊！……不錯，應該說，集体农庄都很富裕，很多农庄簡直是百万富翁。

“本地的井水都是咸的，要弄到‘甜水’（淡水，不过非常渾）可得走好远的路。

“这里吃的东西非常便宜。拿鷄蛋來說吧，五卢布十个，羊肉，七、八卢布一公斤，但是哈萨克人是那么善良，他們宁可把吃的东西白送人，也不肯要錢——他們的风俗不允許他們那样作。我們的同志，無論在哈萨克人家里寄住过短短一个时期或者还住在这里，都領受着这种免費食物。我和丽达也是住在哈萨克房东家里；我們俩单独有一个房間，就連出入也是和他們分开的。看来我們跟房东没有一点关系了吧，可是他們仍然認為有責任天天給我們送牛奶。至于錢，他們連提都不愿意提。如果我們不收他們的牛奶，那就等于說，我們生他們的气。所以我們就只好白白地領受他們的美意……”

諾金斯克学校毕业出来的青年机务人員在加拉丘宾机器拖拉机站編成了一个小队。

“我們期待着新拖拉机的到来，”共青团員塔拉坎諾夫、西明諾夫、烏斯丘哥夫（这几位都是从軍隊复員就进学校的）写信給母校校长說：“我們要求的只是这个，拖拉机一到，就会干得更欢。”其中一个接着写道：“但是我个人可窩不了工，我从前在車間里有过修理发动机、装配农业机器的多方面經驗。在机务人員学校里我所学到的知識对我非常有用，

为了这个，我應該感謝我的老師們。”

“好孩子，”帕維爾·帕夫洛維奇提到他們時說。

真是好孩子！

我在宏偉而寧靜的克里姆林宮廣場上碰見過這樣的孩子。他們都是和列寧同時代的、帽子上綴着紅色飄帶的人們的子孫。這些青年男女昂起腦袋，凝望着金色燦爛的炮塔，既沒有戴帽子，也沒有紅色的飄帶。但是在他們的胸膛上，在敞開的皮大衣里面，每人都有兩枚徽章：一枚是共青團團徽，另一枚是從前誰也沒見過的處女地開墾者的徽章。

三十多萬這樣的青年人——其中只有三分之一曾在農業機械化學校畢了業，大部分人甚至沒見過小麥是怎樣生長的，往來都是搭乘有軌電車和無軌電車——現在全都駕駛起從未見過的機器，開墾了35,900,000公頃荒地，超過計劃約達三倍之多……

在這以前，我國每年播種小麥48,000,000公頃，一般作物100,000,000公頃以上。我們全部的播種面積大約是200,000,000公頃，而在這些土地上勞動的是20,000,000集體農戶的集體農民。

難道這裡的每一個青年就能干得了全國其他地區幾十人的活嗎？這怎么可能呢？這是怎麼回事呢？我國人民有哪些條件呢？他們能夠獲得什麼樣的成就呢？到處女地去的究竟是什麼樣的英雄人物呢？

哦，不！哪有什麼英雄人物！只是一些好孩子！這裡有繼承了祖先耕種經驗的南方農民，有來自工廠的、夢想在綠色露天車間里象他們製造機器或紡織花布一樣凭汽笛上班“干活”的城里人。

莫斯科地下鐵道的列車員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蒙那

斯兌烈夫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在三十多万共青团員中，大概很少有人象他那样敢于一下子把全部“新碼头的鉄锚”（妻子和三个孩子）都帶了来。但是他不这样办不行。他是要到阿尔泰边区来“长期落戶”的。

蒙那斯兌烈夫过去既不是拖拉机手，又不是康拜因手。他过去在军队里是和电话装置打过交道的——这样的輕工作对于掌握象拖拉机那样沉重机器來說，也还有点用处。但是对他这位未来的拖拉机手大有帮助的还是他那三年的司机經驗。何况他还把有关拖拉机的書籍該讀的都讀了。

他准备当前的工作就象准备一次非常重要的考試一样。蒙那斯兌烈夫当选为共青团团委書記，他的妻子当选为党支書。这一对朋友馬上領会到，落到他們肩上的是什么样的責任。大概就是因为这样，蒙那斯兌烈夫第一个晚上开着他的拖拉机下地时，就創造了克留車夫机器拖拉机站的紀錄。

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在那些日子里領略到了他們从未領略过的新感觉——駕駛的感觉……这种感觉对任何汽車司机、火車司机、飞机司机是多么的熟悉啊！不讓他們摸駕駛盘，那他們准要害相思病，想念着那种动作，想念着那听从使喚的机器。

抓住拖拉机手的心的不仅是那不断动作的感觉，还有那改变草原面貌的移山填海的气概。沒有这种渾身是劲的意識，沒有这种不断动作的感觉，就失去了使生命增加意义、趣味和內容的主要东西。

蒙那斯兌烈夫只怕一件事——怕拖拉机不听使喚……他还没摸透它的脾气。怎样才不至于因为等待救援而在枯黃的草地上“晒太阳”呢？

有不少技术不熟練的集体农民拖拉机手在农事最忙的时

候白白地“晒太阳”，因为他们不熟悉拖拉机，只是到了农忙的季节，才坐到駕駛盘跟前，其余的时间干的是别的农活。在1953年夏秋之交，庄稼地里工作正忙的时候，仅仅俄罗斯联邦里，就有四分之一以上的拖拉机闲置不用。如果能够增加相当于目前新垦地一半的面积、也就是15,000,000公顷的播种和收割工作，那么就不至于闲置这么多的拖拉机了。

但是在1953那一年，拥有一切耕种机械的国家机器拖拉机站还是完成了绝大部分庄稼地里的工作：有些工作完成了78%，有的甚至完成了98%。可是这些国家企业并没有足够数量的固定工人，他们实际上是把些非常有价值的机器“出租”给了那些技术不熟练的人。

苏共中央九月全体大会终止了这种不应有的现象。在农业方面必须建立起一支工人阶级的强大队伍。

农业学校 最最重要的是把集体农民派到机器拖拉机站去作固定的工作。但仅仅是派他们到机器拖拉机站去还不够，必须设法改变他们的整个心理状态。新工人必须认识到自己是在国家企业中工作，他们应该象在工厂里工作一样，遵守劳动纪律。他们必须成为自己业务的专家，机器的内行，必须掌握工业劳动技能，接受工人阶级的传统。

最近这三年是我国建立工人阶级新队伍的年代。在这方面农业机械化学学校起了不小的作用。

十万共青团员从农业机械化学学校毕业出来，带着技术知识和工厂纪律来到了田地里。四万名习惯工厂条件的处女地开垦者，在处女地上工作过第一个夏季之后，也进了这种学校，以便“按照工人方式，从事新的职业”。